



牵挂就是一种情愫，有着很重很重的质感。这份情感有时是突如其来，而且历久弥新。

儿子幼时，我一回家就喜欢抱着他来回溜达，儿子的眼睛看着我，我也看着他。有一次，我对妻子说：“儿子虽不会说话，但他是懂我的。”妻子说：“嗯，你儿子成精啦。”

我是看着儿子的眼睛才这样说的。我觉得儿子的眼睛会说话。他发音还不全时，就用手指着房顶的灯喊：“灯——灯——”那个时候，我到外地出差总是很着急赶回来，因为挂念家中的幼儿。20多年前，我在济南学习了3个月，其间每次回家，都想法给儿子带个玩具回去。尽管如此，妻子几次告诉我：“你儿子这么长时间从未提起爸爸。”可当父亲的一点也不生气，因为有这份牵挂，感觉生活更有意思了。儿子在外读书的时候，我和妻子在家谈论最多的也是儿子。

不知不觉间，儿子博士毕业后上班了，也谈了女朋友。他自己的生活开始步入正常轨道，我和妻子也相继退休了。有一天，儿子说，女朋友喜欢养猫，买了一只猫没处养，要在家里寄养几个月。开始，我俩都不太情愿养宠物，嫌麻烦。妻子说：“她不能在自己家养宠物吗？”儿子说：“她家有两只猫，开始她妈妈也不喜欢，后来回家就抱，离不开了。现在再加一只太多了，所以我想放在我们家养一段时间。”如此，我俩虽然不太情愿，也只好接受了。

不久，这只刚出生几个月的猫就从天而降，被儿子和他女朋友带回我家了。据说这猫的品种叫德文，很珍贵，特点是特别黏人。儿子和女朋友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可可豆，也许是因为这只猫通身是可可色吧，我们叫它豆豆。

没想到，现在养只猫还真不容易，猫房、猫厕等装备一大堆，还有价格不菲的猫食品。儿子还在他的床头用小毯子搭了一个小窝，让豆豆在那里睡觉。

牵挂是一份很重的情



□ 姜德照

自从豆豆进门，家里突然热闹起来。豆豆像是一个顽皮的孩子闯进了大人堆里，大人的嬉笑和嗔怪，全都用在它身上了。开始时，豆豆对家里的一切都感到新鲜，进厨房、上阳台、巡视卫生间，还跳上煤气灶，用鼻子吸吸是什么东西。一家人吃饭的时候，它就跳上饭桌，好奇地用鼻子闻这闻那。后来，我们只好把它关进屋内，让它吃自己的猫食。每次回家进门，豆豆都在门后的地板上翘首以望。据妻子说，每次我和儿子回家晚，豆豆都是蜷曲着两条前腿，翘着小脑袋，一动不动地望着门口……

进门后，我还没换好衣服，豆豆就凑过来了。它在我的脚下打滚，然后用小脑袋在我的脚面上蹭啊蹭。如果我还没有反应，它就会爬上我的肩膀。每到这个时候，我就不管换没换完衣服，赶紧抱起豆豆，让它从阳台的玻璃向外看。此时的豆豆，会从这五楼俯瞰下面的人来人往、鸟声车笛。它就像一个刚出生的婴儿，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好奇。可惜它不会说话，我们念叨它的话，也不知道它懂不懂。只知道妻子有时训它淘气，它就停在那里看着你，绝不再乱动。妻子训它的时候，就像对小孩子一样，带着疼爱的口吻。妻子听说不久后儿子要把豆豆带走时，不止一次地念叨，那种恋恋不舍之情，就像奶奶不舍得孙子离开一模一样。

每天早上，我总是最后一个离家，担心豆豆会缠着我，要浪费时间和它啰嗦。然而，我的担心是多余的。豆豆见我穿外套要出门，就一溜烟跑到阳台上，跳到台面上，在那里的高处向阳台外眺望着。我赶紧开门跑下楼，在楼前回头看，依稀能看到豆豆在阳台最东面的那个位置上，翘首遥望着……

牵挂是一种特殊的情愫，无论是人与人之间，还是人与宠物之间。这份牵挂，给生活增添了很多值得珍惜的绮丽色彩。

在我的少年时代，雨水颇多，到了三伏六月，隔三岔五就能下一场。有时中午和伙伴们去水塘洗澡，正洗着，一朵乌云压在头顶，“咔嚓”一声炸雷，一阵亮的太阳雨就会倾盆而下。我和伙伴们来不及回家，只好像一群小鸭子一样呆在水边。

“立秋”前后，雨水特频，故有“秋前秋后下涝雨”之说。有时秋雨连绵，时急时缓，淅淅沥沥，老不开天。这时，我们这些野孩子和婶子大妈们就提上篮子，到山里捡雀菜。

雀菜学名地衣，是菌和藻的共同体，形状有点像黑木耳，又像海里的紫菜，通体呈浅绿色，水盈盈滑腻腻的。大概是山雀们爱吃的缘故吧，乡亲们都习惯地称之为雀菜。雀菜是山上的腐殖质滋生的，受潮气滋润、经过雨水浸泡而膨胀生长。这跟大雨过后松林中出蘑菇是一个道理。照此说来，雀菜也属于菌类家族中的一员。雀菜越是下雨天越是疯长，茂密的草丛中不多，倒是毗连草丛的大块岩石上、水湾边上比比皆是。有的地方密密匝匝，成堆成摊，只管往篮子里捧就是了。不过太阳一出来，它们很快就被晒干了，销声匿迹了。

雀菜味道鲜美，捡回来上井洗净，包包子或者馇馇，吃到嘴里滑滑的，不用细嚼，就如小孩子坐滑梯，一下子就滑到肚子里，好不受用。雀菜是稀有之物，是大山慷慨而又吝啬的馈赠，除了勤恳的山里人能够

捡雀菜



□ 林红宾

我和伙伴们捡了不大一会儿就捡满了篮子，然后坐在岩石上小憩。

下雨天山里安安静静的，不闻尘嚣，唯闻天籁。一只云雀在附近朝我们啼啭，好像在说它发现了一些雀菜，要我们随它去捡。

树上有两只斑鸠在窃窃私语，似乎在对我们品头论足。一只狐狸出来觅食，猛抬头发现了我们，便知趣地走开。山顶上一只山鸡在大声叫唤，仿佛要把我们前来捡雀菜的消息传遍整个大山。这一切，给我们捡雀菜平添了无限乐趣。

雀菜好捡不好洗。我们捡回雀菜，妈妈和妯娌们就欢聚在井台上，一边拉家常一边洗雀菜。她们洗得特别仔细，先捡去草屑，然后不厌其烦地滗去污水、涮去细沙，直到洗得洁净无比，泡在盆里绿莹莹的，看着就好吃。三个女人一台戏，妯娌当中自有爱插科打诨的，井台上会爆发出阵阵笑声。

有的主妇干活麻利，早早洗完，回家将雀菜倒进锅里，佐以豆瓣，搅拌均匀，然后生上火，开始馇馇吃。等烧好火了，一揭锅盖，嗬，一锅豆腐脑般的雀菜馇就做好了。盛上一钵子，拿几双筷子，端到井台上让大家品尝。于是每人夹一筷子，在嘴里细嚼慢咽。那神态，就像大老爷们品酒似的。众人尝罢，都说馇得不错，然后各自回家馇雀菜馇，用以改善生活。稍停，小小的村落就会飘荡着雀菜馇的香味。

自参加工作以来，我去过很多地方，尝过很多有名的小吃，却都比不上故乡的雀菜馇。我想，这与少年时代身临其境捡雀菜的所见情景、心理感受是密不可分的。



□ 姜德照

牵挂是一份很重的情



□ 姜德照

自从豆豆进门，家里突然热闹起来。豆豆像是一个顽皮的孩子闯进了大人堆里，大人的嬉笑和嗔怪，全都用在它身上了。开始时，豆豆对家里的一切都感到新鲜，进厨房、上阳台、巡视卫生间，还跳上煤气灶，用鼻子吸吸是什么东西。一家人吃饭的时候，它就跳上饭桌，好奇地用鼻子闻这闻那。后来，我们只好把它关进屋内，让它吃自己的猫食。每次回家进门，豆豆都在门后的地板上翘首以望。据妻子说，每次我和儿子回家晚，豆豆都是蜷曲着两条前腿，翘着小脑袋，一动不动地望着门口……

进门后，我还没换好衣服，豆豆就凑过来了。它在我的脚下打滚，然后用小脑袋在我的脚面上蹭啊蹭。如果我还没有反应，它就会爬上我的肩膀。每到这个时候，我就不管换没换完衣服，赶紧抱起豆豆，让它从阳台的玻璃向外看。此时的豆豆，会从这五楼俯瞰下面的人来人往、鸟声车笛。它就像一个刚出生的婴儿，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好奇。可惜它不会说话，我们念叨它的话，也不知道它懂不懂。只知道妻子有时训它淘气，它就停在那里看着你，绝不再乱动。妻子训它的时候，就像对小孩子一样，带着疼爱的口吻。妻子听说不久后儿子要把豆豆带走时，不止一次地念叨，那种恋恋不舍之情，就像奶奶不舍得孙子离开一模一样。

每天早上，我总是最后一个离家，担心豆豆会缠着我，要浪费时间和它啰嗦。然而，我的担心是多余的。豆豆见我穿外套要出门，就一溜烟跑到阳台上，跳到台面上，在那里的高处向阳台外眺望着。我赶紧开门跑下楼，在楼前回头看，依稀能看到豆豆在阳台最东面的那个位置上，翘首遥望着……

牵挂是一种特殊的情愫，无论是人与人之间，还是人与宠物之间。这份牵挂，给生活增添了很多值得珍惜的绮丽色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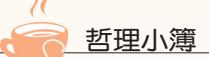
在我的少年时代，雨水颇多，到了三伏六月，隔三岔五就能下一场。有时中午和伙伴们去水塘洗澡，正洗着，一朵乌云压在头顶，“咔嚓”一声炸雷，一阵亮的太阳雨就会倾盆而下。我和伙伴们来不及回家，只好像一群小鸭子一样呆在水边。

“立秋”前后，雨水特频，故有“秋前秋后下涝雨”之说。有时秋雨连绵，时急时缓，淅淅沥沥，老不开天。这时，我们这些野孩子和婶子大妈们就提上篮子，到山里捡雀菜。

雀菜学名地衣，是菌和藻的共同体，形状有点像黑木耳，又像海里的紫菜，通体呈浅绿色，水盈盈滑腻腻的。大概是山雀们爱吃的缘故吧，乡亲们都习惯地称之为雀菜。雀菜是山上的腐殖质滋生的，受潮气滋润、经过雨水浸泡而膨胀生长。这跟大雨过后松林中出蘑菇是一个道理。照此说来，雀菜也属于菌类家族中的一员。雀菜越是下雨天越是疯长，茂密的草丛中不多，倒是毗连草丛的大块岩石上、水湾边上比比皆是。有的地方密密匝匝，成堆成摊，只管往篮子里捧就是了。不过太阳一出来，它们很快就被晒干了，销声匿迹了。

雀菜味道鲜美，捡回来上井洗净，包包子或者馇馇，吃到嘴里滑滑的，不用细嚼，就如小孩子坐滑梯，一下子就滑到肚子里，好不受用。雀菜是稀有之物，是大山慷慨而又吝啬的馈赠，除了勤恳的山里人能够

哲理小簿



□ 张铁鹰

向快乐借一双慧眼

有人在群里发了点感悟：“人生中的苦难，面对同一件事，有人从中看到了希望，有人看到了万丈深渊，关键还在于心态。”

这话我表示赞同。我一直觉得，世界上最难平衡的就是心态，而其是否平衡都会引发连锁反应：心态平衡，心态越好，事情就越容易往好的方向发展；心态失衡，心态越差，事情就会变得日益糟糕。

如何保持心态平衡？自得其乐应该是个好办法。我有个朋友，平时常把“HAPPY”（幸福开心）挂在嘴边。他的“HAPPY观”，具体解释起来是这样的：H（Help），学会帮助人；A（Appreciation），学会欣赏；P（Pursue），学会有追求；P（Perspective），学会用积极的视角看问题；Y（Yours），学会自主。这位朋友有着发现快乐的慧眼，在他看来，生活中不乏赏心悦目之事，关键是人要拥有一颗快乐之心。

无论人生处于顺境还是逆境，拥有了从快乐处借到的“慧眼”，看问题、看事物就会乐观豁达、积极向上，视角的宽泛度就会大很多；即使在最苦的日子或挫折中，也会苦中作乐，无怨无艾。

苏轼的词《定风波·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》很有名：“常羡人间琢玉郎，天应乞与点酥娘。自作清歌传皓齿，风起，雪飞炎海变清凉。万里归来颜愈少。微笑，笑时犹带岭梅香。试问岭南应不好，却道：此心安处是吾乡。”

当年，王巩（字定国）受苏轼“乌台诗案”牵连，被贬宾州（今广西来宾）。大家都以为他会死在那个蛮荒之地，可等到大赦，竟神采奕奕地北归。听说这位好友回到了汴京，一直牵挂他的苏轼立即前去看望。令苏轼意想不到的是，面容红润的王巩身体比被贬前还好。苏轼不禁好奇地问起“健康秘诀”，王巩说全靠侍妾柔奴陪伴，而柔奴的回答是：“此心安处，便是吾乡。”

显然，王巩就是身处逆境而不失快乐之心的人。

相反，没有快乐之心，总觉得命运“作弄”自己，看到的基本是见不到阳光的“那一面”，想到的都是密不透风的“黑”。由此，心态渐渐阴暗，精神趋向消极、颓废，神经几乎麻木，“乐点”被冰封，遇到多么令人兴奋、高兴的事，都不能变得激动、欣喜。“哀莫大于心死”，久而久之，感觉生活无趣，看什么都不顺眼，做什么也不上心。

西汉杨恽说：“田彼南山，芜秽不治。种一顷豆，落而为萁。人生行乐耳，须富贵何时！”是日也，拂衣而喜，奋袖低昂，顿足起舞，诚淫荒无度，不知其不可也。恽幸有余禄，方籴贱贩贵，逐什一之利。此

贾竖之事，污辱之处，恽亲行之。”（《报孙会宗书》）杨恽“人生行乐耳，须富贵何时”的观点，值得我们借鉴。有些人总觉得自己一时之间不具备快乐的条件，比如，没有住上更大面积的房子，没有买上豪车。可待挣够了钱、住上了大房子、买上了豪车，身体不行了，想享受也来不及了。

所以，要快乐地生活，就要有一双能够发现快乐的眼睛，能透过缭乱的世俗，看到自己需要的快乐究竟在哪儿，继而享受当下。有些人之所以觉得生活索然无味，对什么事也提不起精神，甚至郁闷多疑，哀叹人生寡味，就是因为少了这双慧眼。

1959年，汪曾祺先生被划为右派，下放到河北省沽源县农村劳动。沽源在坝上，属于高寒地区。汪曾祺先生说：“有一年下大雪，沽源西门外的积雪跟城墙一般高。”沽源的主要农作物是马铃薯，所以，汪先生在那些年里常常将马铃薯“随手埋进牛粪火里，烤烤，吃掉”，以至于后来他开玩笑说：“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的，全国盖无第二人。”1979年，和右派的影子告别后，汪曾祺先生去原单位交材料，见他精神不错，有人便问道：“这些年你是怎么过来的？”他回答：“随遇而安。”他还解释说：“‘遇’，当然是不顺的境遇；‘安’，也是不得已。不‘安’，又怎么呢？既已如此，何不想开些。如北京人所说：‘哄自己玩儿。’当然，也不完全是哄自己。生活，是很好玩的。”（汪曾祺《随遇而安》）

在人生的长河中，一个人是否拥有长期幸福的生存能力和健康快乐的生活指数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快乐心的强弱和慧眼的有无。“慧眼”助“乐心”保持长久，而“乐心”又能够让“慧眼”长明，不至于吹进一粒小沙粒就“泪眼婆娑”或成“睁眼睛”。没有一双慧眼，就算生活再完美，人也会过得无趣，过得“凄凄惨惨戚戚”；而有了快乐之心，就会过得阳光，就会相信：“面包会有的，牛奶会有的，一切都会有的。”

街谈物语



□ 赖玉华

漫步隅园

福山隅园与我比邻而居。

一年四季，隅园的风景落在心头，让我一次次与它牵手相约晨钟暮烟。

风拂过眉眼，追着风，看着景，好心情在此停靠。晚秋的隅园被那片如梦如幻的粉黛乱子草小心翼翼地呵护着……

国庆前后，粉黛乱子草进入最佳观赏期，附近的游客纷纷在节假日来此畅游，打卡粉黛花海。

刚开始流行种植粉黛乱子草时，我觉得它的名字极有意思。粉黛本为古代女子化妆的颜料，分为白粉和黑粉，古人以此指代美丽的女性。“回眸一笑百媚生，六宫粉黛无颜色”，唐代诗人白居易在《长恨歌》一诗中，用“粉黛”来表示宫中除杨贵妃以外的佳丽。另一方面，古人也用“粉黛”来命名荷花，诗词中屡有体现。

粉黛乱子草——名字中的“乱”字也颇有讲究。乱子草上的芒很长，交错生长；花在顶端呈拱形，成片的粉色远看给人感觉是云雾海洋，近看比较凌乱。它的叶子和花序会随着季节而变色。春夏秋时，叶子为游人奉献绿色海洋，到了冬天变为土黄色；花序在春夏时为绿色芒花，秋天变为如梦如幻的粉色，冬天变为黄色。其中，秋天时花序最美，像云霞出海。

鲜为人知的是，除了供观赏外，粉黛乱子草还有较高的药用和食用价值。研究表明，粉黛乱子草的茎叶里最有价值的药用成分是一种叫做黛红素的物质。黛红素可抗氧化、抗菌，能够有效地保护人体免受自由基的伤害。因此粉黛乱子草可用于治疗咽喉肿痛、缓解伤病疼痛，甚至对烧伤也有一定疗效。而它的茎和根具有活血、祛湿的功效，所以民间把它当作中药材，治疗一些因湿气引起的风湿痛、湿疹等疾病。

春夏时节，粉黛乱子草有淡淡的香味，一般要靠近它、用鼻子使劲地嗅才能闻到。其香味给人清新、舒适的感觉。此外，粉黛乱子草的茎叶可以用来提炼芳香油，种子可以制作食用油或香料。

一身是宝的粉黛乱子草，年年诱惑着我……

趁着假期，我便陪着父母姊妹逛花海。晚秋，这“隅园”的粉黛乱子草正当时令，像如梦如幻的云海，从远处直扑到眼前来。说它是海，它却没有海的波涛与声响，只是那么无边无垠地、静穆地铺展着，一直漫到天际，与那洗过一般的秋空溶在一起。说它是云霞，它却又沉甸甸地、温柔地伏在大地上，带着一种触手可及的、毛茸茸的质感。那颜色是妃色的，又隐隐透着些紫；夕阳光斜斜地一照，便整个儿地活了，浮起一层淡淡的、金色的光晕，仿佛一个极轻极甜的梦，你站在它边上，连呼

吸都得放得轻些，生怕一口气就将它吹散了。

我们沿着那窄窄的碎石小路走进去，整个人便陷在这粉色的迷阵里了。

80岁的老父亲背着手，缓慢地挪动着脚步走在最前头。他那有些花白的头发，在这粉色的背景里，竟柔和了许多。他每走几步便要停下来，伸手指探一探那毛茸茸的花穗，用指头轻轻地捻着，回过头对母亲说：“这东西，倒真是稀奇。”母亲呢，只是笑呵呵地，那笑意从眼角的纹路里一直漾开来，是满满的、安恬的满足。她不时弯下腰把脸凑到那花穗边上，像是要同它说些悄悄话。我举起手机，悄悄在后面给他们拍了一张又一张照片。镜头里，两个微微佝偻的背影，嵌在这片流动的、温柔的粉色里，竟像是一幅着了色的、年代久远的画。

隅园里自然不独是我们，四下里都浮动着人影与欢笑声。不远处，几个孩子正绕着花海飞跑，那鲜亮的衣衫像几只不安分的彩蝶，在粉色的底子上划出活泼的弧线。他们的笑声被风送过来，银铃似的清亮得没有一丝杂质。高处有一两架小小的无人机，嗡嗡地，像勤勉的工蜂，将一个更宏大、更完整的美的构图，收入它沉默的镜头里去了。热闹是他们的，我和妹妹却